

卷之四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六

王昶

字文舒太原晉陽人
歷驃騎將軍遷司空

白文帝牋

晉王述為尚書令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
魏司空白牋與文皇帝云云情旨慷慨深所
鄙薄雖是牋
書乃實訓戒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
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咲
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

晉書
楊

云右書辭古而寄況
深所謂退不標跡也

戒兄子默沈及子渾深書

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謙實以見其
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沖深字道邃書戒之○沈仕魏鎮南將軍晉
轉驃騎錄尚書事渾歷晉司徒深冀州刺史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
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亾之禍者何也由
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
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
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
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

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
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
夫富譽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
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
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
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
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
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
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

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亾晚就則善終朝
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
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折其
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
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
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
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
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
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
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

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
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
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
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
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
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
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
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
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
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

言淵言 卷三十一
三
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
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
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
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
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
激貪勵俗然聖人不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
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
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
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賢有
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

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
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
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
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
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
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
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
賢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

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

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魏志○擊折一作擊之折其委并聖人不為作不可為實道一

作道實○郭奕字伯益嘉子嗣侯為太子文學徐幹字偉長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劉楨字公

幹見前任報字昭先黃門侍郎三郡太守魏諷字子京沛人與衛尉陳綽謀襲鄴太子誅之黃初中孫權

通章表曹偉以白衣登江上交書求賂故誅之○裴松之注曰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

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

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善乎東方之誠子也首

傷為拙柳下為工寄昔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歷護軍將軍徙領軍

遺衛臻書

臻為吏部尚書明帝時轉右僕射典選舉如前濟為中護軍遺之書臻答之

漢祖遇亾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

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魏志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歷司徒

答蔣濟書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

野於成康喻斷馳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竒之津

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魏志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歷太尉

為揚州刺史王淩報孫布書

寵太和四年拜征東將軍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寵以為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與布寵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凌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布夜掩擊督將逃走死傷過半

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

魏志

田豫 字國讓漁陽雍奴人

答司馬懿書

豫為并州刺史徵為衛尉屢乞遜位懿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答書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魏志

孫資 字彥龍太原人歷侍中領中書令

薦賈逵 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歷豫州刺史

逵初為郡吏守絳縣長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

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 孫資別傳

杜恕 字務伯京兆人

書言淵說 卷三十一
答司馬宋權書

恕為御史大夫在朝以不得當世之和復出為幽州刺史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為意至官鮮卑大人兒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欲恕折節謝已諷權示以微意恕答權書喜遂深文劾恕免官徙章武郡卒恕佃儻任意而性不妨患終致此敗

○侃戒恕語尺牘作書語

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

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剝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

杜氏新書

○數斤篤論作數斤

尺牘載杜恕戒子云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

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 按典略張閣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恕以為家誠實非書也

曹爽 字昭伯魏宗室大司馬真之子

與太傅司馬懿書

爽拜大將軍與懿並受遺詔執齊王因與弟義何晏等謀除懿懿計討爽免其官以侯還第爽計窮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懿懿即答書爽兄弟不達即便喜歡自謂不死並竟誅伏

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司馬懿答曹爽書

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

大豆尋送 並魏末傳

王凌 字彥雲太原祁人允兄子

與司馬懿書

凌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及曹爽誅進凌為太尉凌與甥兗州刺史令狐愚謂齊王不任天位謀立楚王彪愚病死事洩懿將兵討凌先下赦赦凌臯又為書喻凌大軍奄至百尺凌勢窮與懿書將到又書與懿懿使人解其縛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給之凌行到項自殺

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

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
示聞命驚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
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
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
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亾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
言僕卽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
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
母活我者子也

又

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

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

並魏略

郭淮

字伯濟太原陽曲人歷車騎將軍

白司馬懿書

淮爲關中都督妻王凌之妹凌誅當從坐御
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
表留妻不從淮五子叩頭流血淮不忍
視乃命左右追妻以書白懿懿表原之

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
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覲展

枉近

世語○一作五子
若亾亦無淮也

同前

世說

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旣亾則無五子五子若殞

亦復無淮

王太常世懋云世語簡而盡前後相應叙事工拙見矣

鍾毓

字稚叔繇子歷青州刺史後將軍都督荊州

與曹爽書

毓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爽盛夏與兵伐蜀蜀拒守不得入爽方欲增兵毓與書諫之爽無功而還

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遐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

魏志

桓範

字元則沛國人歷大司農黨于曹爽併誅

與管寧書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

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避地遼東魏徵為大中大夫光祿勳疏辭不就

答桓範書

乾道輔誠誕膺嘉胙膺受多福為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翹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表淪裔歷載風綱不紀暨蒙國恩還踐舊土薄祚多

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汎愛遇隆遠辱綸

墨降尊誘卑訓喻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

顧裁因答辱並藝文類聚○赤牘以寧不臣魏附漢今例以答書在後○暨一作槩遇作過

讓別駕辟寧未嘗辟別駕杜氏通典引管寧集辟別駕文州民下有管字全不可考

州民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華夫別駕者明使君之

羽翼顯化之鷹揚非缺闇昧所可私者又云別駕者明使君之羽

翼宜授英儒也○並北堂書鈔句字多訛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答荀融書融字伯雅或從孫為洛陽令叅大將軍軍事與王弼鍾會論易老義傳世

弼嘗注易往往有高麗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初與融善後亦不終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

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

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

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

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

大過矣何邵撰王弼傳

趙孔曜安平人

與冀州刺史裴徽薦管輅書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

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孔曜薦於徽以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喜友之徙部鉅

鹿遷治中別駕○輅字公明平原人終少府丞○別傳為面語裴非書牋也附後

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
 妙其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游步道
 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
 為清河郡所錄北鬻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
 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
 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
 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

藝文類聚○按管輅別傳

趙孔曜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清減孔曜曰體本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其足以起風塵以此惟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能同妙其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

游步道術開神無窮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
 清河郡所錄北鬻文學可為痛心疾首者裴使君聞
 言慷慨曰如此便相為取之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
 再轉為鉅鹿從事三轉治中四轉別駕舉為秀才

王基
字伯輿東萊曲城人歷豫州刺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轉征南將軍

薦劉毅書
毅見

毅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遂投傳去同郡王基薦於公府

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
 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
 衛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
 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

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 晉書

戒大將軍司馬師書 師昭並見晉

師新統政基時為荊州刺史與書戒之師納其言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 魏志○允後坐李豐為師所誅

上大將軍司馬昭

基為征南將軍景元二年春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并送質任昭啟

聞詔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馳驛止師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深入又曰云云昭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權停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昭昭報基書罷兵由等亦竟不降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岍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及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

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
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
傷損威重

又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並司馬
彪戰略

司馬昭報王基書

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
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魏志

母丘儉

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爲鎮東將軍

與大將軍曹爽薦裴秀

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仕晉歷司空

秀少好學有風操儉時爲渡遠將軍薦秀於爽爽辟爲掾

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
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
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竒耳羅
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晉書

與弟書

今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

北堂書鈔

文欽

字仲若譙郡人入吳仕幽州牧譙侯爲諸葛誕所殺

與郭淮書

母丘儉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欽爲前將軍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欽禦之欽曹爽邑人數有戰功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正元二年與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師舉兵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爲游兵與郭淮書約爲援助時淮已卒後戰敗儉被射死欽

亾入吳

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

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亾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王弒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王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卽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

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
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耻公
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
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
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
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諸
軍便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
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卽時克破
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
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閔無復宅計惟當歸命大吳

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
讎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想公
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
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
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公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
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曾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
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
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遇計可從宜使
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
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

心時望嘉應

魏末傳○母丘甸字子邦儉子為治書侍御史

鄧艾

字士載義陽棘陽人歷征西將軍遷太尉為鍾會諸殺

上大將軍司馬昭

艾平蜀承制拜後主禪行驃騎將軍羣司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詔以艾為太尉艾言於司馬昭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之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竝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

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官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重言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

魏志○二篇本傳但云言於司馬文王不云為書然自蜀遠言當是賤記之屬耳依尺牘收錄

與諸葛瞻書

瞻字思遠亮子

艾伐蜀瞻為行都護衛將軍督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遺瞻書瞻怒斬使戰死

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

蜀志

鍾會

字士季繇少子初為秘書郎歷鎮西將軍平蜀進司徒謀反為亂軍所殺

與吳王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選注○表宏贊序策名魏武執笏霸朝

與姜維書

維見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張翼董厥甫至漢壽姜維廖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係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維竟不答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蜀志

與蔣斌書

斌為蜀綏武將軍漢城護軍會至漢城與書欲展斌父琬之墓斌報之會得斌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

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
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任

蔣斌答鍾會書

蜀平斌隨會至成都會反為亂兵所殺

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亾考昔

遭疾疾亾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

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

以增情思

並蜀志○王云自是潛書布款矣鄧艾誘思遠王爵斬其使者不大徑庭哉

胡烈

字玄武安定人終晉秦州刺史見晉諸公贊

與子淵疏

淵字世元入晉為趙王倫將敗誅

鍾會反蜀帳下督丘建初本屬烈烈薦之司馬昭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

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諸軍盡亂爭

會殺

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楛數千欲悉呼外兵

人人賜白帽拜為散將以次楛殺坑中

魏志○一作投置坑中

何楨

字元幹廬江灑人有文學氣幹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

論蝗戕

此似為刺史時

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

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能蜚臣輒躬

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一頃田中往

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枚數可得而知也

藝文類聚

王澹 王沈 沈見

與從叔征南將軍昶書

澹沉初與叔昶書博士薛譔議以為春秋原
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論罪不可以
不原心為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
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飲酒食肉蓋急於
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况
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
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
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
先靈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
沒代之耻不亦可乎沈重與叔昶書述薛譔
叔答許之○沈父機仕魏
東郡太守少孤養於昶

亾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

東郡君初到官而李夫人亾是時亾母所苦困劇不
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
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遂至殞亾東郡君後
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没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
定罪乞迎亾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
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亾靈無負之耻 杜氏
通典

陳廡 褚碧 河南陽翟人歷魏
安東將軍哀之祖

白王沈

沈魏時為豫州刺史至鎮下教求言或給穀
五百斛或給穀千斛廡碧為其主簿諫止之
沈又教以為不然碧復
白沈無以奪遂從碧議

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仄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任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

褚劬復白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

晉書

賞以奇黠且戀豫昂以來盡言也
而吹土嗽之斷也慎服者然於賞
昔廢發由味汝之也蒙文樂之
公實不可以固木炭艱總重賞忠
言不末而自官至若斷不其以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七

嵇康 字叔夜 譙國鈺人 拜中散大夫 為司馬昭所殺

與山濤絕交書 濤時為吏部郎 遷散騎常侍 詳晉

濤將去 選曹欲舉康 康與書告絕 嵇康別傳云 康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 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 以杜舉者之口耳 乃答書自說 不堪流俗 而非薄湯武 大將軍聞而惡之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 吾常謂之知言 然經恠此意 尚未熟悉於足下 何從便得之也 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 議以吾自代 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

言言
卷三十三
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
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
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
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
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
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
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
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

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
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
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
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
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
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
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
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
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
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躑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賢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
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
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
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
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
嗜臭腐養鴛雛以歿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
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賢縱無九患尚不
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
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
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恨

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
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
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用耳足下舊知
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
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
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
可賢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
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
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文選○晉氏八王故
事注云公孫崇字顯
宗譙國人爲尚書郎嵇康集錄云呂安字仲悌小字
阿都○鸞一作鑿以不如作吾不如聞作暗直木下
一有必字各以得下有其字已嗜作自
以自試下有必字可得言作可得而言

同前 晉書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
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
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
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
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

書言派言 卷三十一
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滄窮則自得而無悶
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
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
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
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
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
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
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

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
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
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
哉夫人之相知賢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
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
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

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
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
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
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
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

同前

七賢帖○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雜帖中嵇
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李懷琳偽蹟也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前年河東
還諸人說足下議欲以吾自代事雖不行傍通多可

吾夾中多所不堪偶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
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麀鸞刀漫
之以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
人輩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不堪真不可
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居外不殊異內不失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老子莊周吾師也
親居賤職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
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
則自得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唐堯君世許由巖栖子

房佐漢接輿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隨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驚肉緩縱逸來久情意雄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馴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則引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至爲禮法之士所繩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万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省至熟而必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挾彈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

言言評語 卷三十一
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
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人道以此爲重
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
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
咎無譽也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
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萬機纏其心世故繫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欲當
顯世教所不容也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有內病此寧可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意甚樂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決安能舍其所樂而從所懼哉夫
人之相知賢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
全其長也仲尼不假益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
明不迫元直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
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以爲輪曲者
不以爲楸蓋不欲夭其天才令得所也故四民有業
各得志爲樂惟達者能通之此似在度內不可自好
章甫而强越人以文冕嗜臭腐而養鴛雛以歠鼠也

吾頃養生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
自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之所好也自卜已審若
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令轉之於溝壑吾女年
十三男兒八歲不及成人先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
可言今但願守其陋廬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平
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
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耳足下舊知吾潦倒葑蔬
不切事情自惟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喜榮
獨能舍之以此爲快最近量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
度無所不淹而又不營乃可貴耳吾多病困欲離事

自全以保餘年此直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增益一旦迫之必
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

別湯屋跋云叔夜書唐世尚存懷琳得以倣之至於
堯葑酒筮等古字亦有所本也文徵明云此書

相傳臨嵇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張彥
遠云嘗見叔夜自書故黃長睿以爲此書唐世尚存
懷琳見而倣之且書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字蹟
多類右軍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

與呂長悌絕交書

呂異字長悌東平人爲相
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

康與異及弟安親善異淫安妻徐氏安欲告
異遣妻以咨於康康諭而抑之異內不自安
告安搆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自理辭引康康
義不負心保明其事與異書告絕安亦至烈
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司
馬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
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
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
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
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
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
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
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
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
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

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
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
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嵇中散集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所藏

想定歇山不知弟去不故令報歸旨委悉

趙至

字景真代郡人論議清辨有縱橫才

與嵇蕃書

至與蕃友善及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念將
遠適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干寶晉紀云
太祖逐呂安遠郡在路作書與康臧榮緒晉
書云安妻甚美兄異報之內慙誣安不孝啓
太祖徙安遠郡卽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
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康子紹家集云趙景

真與從兄茂齊同年相親州辟至遼東從事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李善文選註云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李周翰云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鼎按此書絕與安被誣見逐之事意義無涉而所稱吾子榮耀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諸語以擬康頗為不倫且蕃自有答趙至書與前書意義頗大相應晉書作至與蕃者為是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沈思

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谿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聳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

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
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
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遠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掩寂
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乃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
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
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人之鄙
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布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
曜賧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
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
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
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稱結誰云
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
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
復何云文選○逝晉書作遊颺作風崎嶇作徙倚常
恐作每恐帶作榮武作舞淹寂作掩寂誰作
孰臨書恨然作臨紙意結○恢
維一作恢廓翺翮一作六翮

嵇蕃

字茂齊康兄子太子舍人

答趙景真書

登山遠望觀崿嶸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盼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朴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賢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合道自
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於蓬屋侶范生

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
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藝文類聚

阮籍

字嗣宗瑀子歷東平相大將軍從事中郎

為鄭冲勸晉王牋

冲字文和榮陽人位晉太傅

魏帝封司馬昭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昭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請府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世說云鄭冲馳遣信就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云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劉辰翁云謂為慙筆固非謂為神語亦謬直不當作耳

書言評語 卷三十一
十四
冲等歿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
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
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呂尚磻磻之漁者耳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
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
美談況今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
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
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
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
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允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
靡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
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
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栢文然後
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
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
敢以陳聞

文選

辭太尉蔣濟辟命奏記

濟聞籍有雋才而辟籍詣都亭奏記濟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

籍歿罪歿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

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群英晉

書作英豪處作在於居作處於夫布衣窮居常帶之士作夫布衣常帶之士孤居特立屈體而下之作敬禮之德作道猥煩大禮何以當之作雖蒙採擇無以稱當日作召

又此篇無題近刻阮集不載據余家藏抄本○違由疑誤

違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疋瘵守病委劣謁拜之命未敢堪任昔榮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貪榮塞賢昧進負譏憂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侔蹤魯衛勳隆栢文廣延俊傑恢崇大業乞降期會以避清路畢願家巷惟蒙放許

言評評語 卷三十一
與晉王司馬昭薦盧播書

書一作文。播官尚書。

蓋聞興化濟治在於得人收竒拔異聖賢高致是以
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伏惟明公
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闢
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贊雍熙是以英俊之士願排
皇闈策名委質真薦之徒輻輳大府誠以鄧林昆吾
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同郡
盧播年三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
量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聰鑒物
理通玄妙貞固足以幹事忠敬足以肅朝明斷足

以質疑機密足以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彌明若得佐
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
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爲人行
不求達故久沈淪未階太清誠後門之秀偉當時之
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
試播之所能著在已効不敢虛飾取詢大府

並阮嗣宗集

搏赤猿帖

僕不想歛爾夢搏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余
乃觀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
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二日阮籍白繇君

七賢帖。米芾書史云此

賢帖並唐曹參軍李懷琳偽作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

伏羲

字公表

與阮籍書

義白蓋聞建功立勲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摠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飭虛以自矜慎於禮

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闔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糝於其間浮沈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闇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膺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智

言言水記 卷三十三
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
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
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
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
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摠人
之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
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
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
規時則行已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
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

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旣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
剖練設使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
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
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
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
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懈張動與世乖抗風立
侯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
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
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
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

言言
卷三
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摠人之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

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旣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恇張動與世乖抗風立侯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

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可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廻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摠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煞身以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以

見譏由是觀之其鬱然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竒才異略命世踴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險巖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

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
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
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
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
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勲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
臥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
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
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
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
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屋則無陶朱貨殖

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
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
有祕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
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
穎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
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
酌而爲損舍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劫季路
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
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
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要際閉虛門

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
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
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
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
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
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
白

阮籍答伏羲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
其巔四冥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

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暢迹促
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璪蟲所不
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
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
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
鳩鵲悅蓬林以翱翔鱗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
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
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
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

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
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蹕踔陵忽慌從容
與道化同迢遙與日月竝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
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
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玄綱於太極撫天
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
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稱
而明有所逮未可恠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
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
物守臊穢以自卑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無根其

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
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

阮籍白

並阮嗣宗集○八維不足下
一有以字○二篇字義多疑

高文惠妻

高柔字文惠魏太尉見前○鼎按晉亦
有高柔孫統為其集叙曰柔字世遠樂

安人婚泰山胡母氏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
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
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
愛玩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
軍參軍俛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
書清婉辛切則此婦疑即晉高柔之婦北堂書
鈔藝文類聚並云高文惠妻與夫豈以魏高柔
名同遂附為文惠耶然文惠初不聞有才婦也
書鈔及太平御覽又有高文惠與婦書則與叙
所謂相贈詩書者合也惜不得全文作證耳

與夫書

今奉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載與夫

書今致總恰拾枚又云今聊具組生履一緇又云今奉織成襪一量○北堂書鈔載高文惠與婦書致璫瑁梳一枚又云今致金鑽一雙

鮮卑軻比能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

漁陽人初為幽州牧劉虞從事

比能本小種鮮卑嘗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魏初立為附義王後與東郡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時為烏丸校尉和合使不得相侵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計破之由是懷貳乃與輔書輔得書以聞文帝復使豫招納安慰

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

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魏志

鮮卑軻比能

梅慶祚閱魏七卷

天千甲...

天千甲...

天千甲...

天千甲...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二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吳

長沙桓王孫策

字伯符吳郡富春人長沙太守堅

侯據有江東為許貢刺客死

弟權稱尊號追諡長沙桓王

責袁術書

術將欲僭號策時據江東使張紘為書責術不內遂絕之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
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

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
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丞官
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
欲令諸軍振旅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
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兪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
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
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
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
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
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
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
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
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
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
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
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
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

言言淵源 卷三十三
之符世祖有神堯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
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
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
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
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
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
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
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
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
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

垂聲管弦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
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
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
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
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
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後也誰能違
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
察七也所賢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
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
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

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
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
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
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吳錄○按吳錄策使張紘爲
書典畧云張昭之辭裴松之
以爲昭不如紘之文必紘所作又典略云劉荊州嘗
自作書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欲使孫策帳
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袁宏漢紀亦云
昭爲策書則此書竟未知誰作也今但附策

同前

後漢書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
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旣斃幼主
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

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
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
未獲從命橐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
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
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
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
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脇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
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
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
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

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
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
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同前

漢紀

策爲會稽太守彭城人張昭避亂淮南及策
東畧爲策謀主聞術僭號昭爲策書諫術術
始料策必與巴合
得書遂愁沮發疾

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
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旣斃
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
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

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囊弓戢
戈也常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睨然有自取之
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
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
道之過何由逼而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
以幼小脇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
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
而興之且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
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漢室
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

不顧成敗之計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
有益於尊明則無所敢辭奪一作取

說劉勳書

勳字子臺琅琊人魏平虜將軍罪誅

策方拜討逆將軍袁術死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劉曄獨否曰上繚雖小攻難守易策乘虛襲我禍今至矣勳既行策襲拔廬江勳獨歸曹操

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于後庭明珠大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士卒

以為外援

曹瞞傳○患後漢書作忿

答記呂布

張紘避難江東與昭竝為策參謀布襲取徐州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遺

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吳書○游一作在

與吳景等書

景錢塘人策母弟歷丹陽太守

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今孫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乃與景等書景即棄守歸賁因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

與虞翻書翻見後

翻初為會稽太守王朗功曹策定會稽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書與翻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江並

表傳

大帝權字仲謀堅仲子代策為討虜將軍臣魏封吳王治武昌稱帝徙都建業在位三十年

白曹操狀

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策亡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云云權大怒乃以狀自操舉兵攻術於皖城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

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

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

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

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

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

李術報孫權書附

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江表傳

與曹操牋

操攻濡須與權相拒月餘望權軍歎其齊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牋與操又別紙有言操謂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又別紙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並吳歷

與魏王曹丕牋

先是曹操遣浩周以徐州刺史領護于禁軍東里袞為禁別駕軍敗並為關羽所得權襲殺羽并得周等甚禮之及丕為魏王遣周等還牋與丕

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濶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

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梁寓字孔儒吳人權先遣觀望曹操操因以為掾遣還

又

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仁恩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

心惟察悽悽重壘含覆

又

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
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
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
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
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
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
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
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

訖甫當爲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
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
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

與浩周書

周字孔異
上黨人

魏受禪以權爲吳王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
致詔命諷權遣子入侍周還之後權不遣子
文帝久留其使權上書謝罪又與周書文
帝於是下詔信爲實然而權竟無遣子意

自道路開通不忘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
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
空閭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
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

可也
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
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
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
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
君假還已知之也

又

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
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
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
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
在君

又

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
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
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
說之宜明所以

並魏畧○孫邵字昭字子布

讓孫皎書

皎字叔朗權從弟爲都護征虜將軍與諸葛瑾善

皎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陳謝遂與寧結厚

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憎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

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賢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

吳志

報陸遜書

遜見後

遜爲上大將軍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之吳務農重穀始於此焉

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

晉書食貨志

又

權爲吳王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之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齎以就遜及諸葛瑾令損益之

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謹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

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

吳志

報陸遜

諸葛瑾在南郡人有讒其與蜀相聞者遜表保明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之

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

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
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卽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
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
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
瑜使知卿意

江表傳

諮諸葛瑾

瑾見後

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諮訪又別諮瑾

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
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
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公之所行

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
將御自古少有不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不如丕
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歿
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
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
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
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
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
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
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

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竝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疆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吳志○裴松之云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權此論竟為無徵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

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于齊王可不謂明驗乎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瑾等○瑾字子瑜隲字子山然字義封岱字定公陸遜字伯言潘濬字承明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

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
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
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
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
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
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
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
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
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

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
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
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
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吳志○每獨歎
責下江表傳載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
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答諸葛瑾步騭

周瑜次子胤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後以罪徙廬陵瑾騭連名上疏陳乞權答許之胤病卒

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與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度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吳志

與顧雍書

雍字元歎吳郡吳人為丞相

顧承字子直雍之孫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拜騎都尉

賢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

吳志

詔呂岱

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歷大司馬

岱拜鎮南將軍徙屯蒲圻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召岱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

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吳志

詔朱異 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歷鎮南將軍大都督為孫綝所枉害

魏廬江太守文欽營往六安異乃掩破七屯欽因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異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

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

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 吳志

詔

呂岱諸葛恪道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

讀此表令人連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有可塞

者乎 初學記

與諸葛亮書

先是吳請和蜀先王累相報答及先主夢歿鄧芝見亮言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與亮書遂自絕魏與蜀

和連

丁公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蜀志○注云揆一作

豔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擿藻揆天庭權蓋謂丁公之言多浮豔也

與公孫淵書 淵遼東襄平人父度漢末自立為平州牧封永寧侯

淵襲父為遼東太守魏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淵遣使南通權權立淵為燕王淵復叛歸魏魏封為樂浪公淵為軍陣見使者又數出惡言遂自立為燕王魏遣司馬懿征淵淵

復請救於權權亦出兵遙為之聲援遺淵書淵果敗誅○漢晉春秋云權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

深為弟
憂也

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晉書

吳主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封瑯琊王孫
琳廢吳主亮立休在位七年

答左將軍張布布為休所寵與丞相濮陽興共
相表裏休薨廢太子暉而立皓

後復追悔皓收布
等徙廣州殺之

休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書藝曜冲
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

拒遏之
休答之

孤之涉學羣書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
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
與講論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

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
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
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又

布得詔陳謝具自陳述又
言懼妨政事休復答之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
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流各異不
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

又

布拜表叩首休又答之然
竟如布意不復使冲等入

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

吳志

吳主皓字元宗權孫故太子和子為烏程侯在位十七年降于晉封歸命侯

詔陸凱凱字敬風遜族子歷遷左丞相

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詔答之

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常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

江表傳

答華覈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

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上書辭讓皓答之天冊元年以微譴免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馭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恠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吳志

奉晉龍驤將軍王濬等降書

濬見晉書

晉伐吳所在戰克丞相張悌等並死于陣復授陶濬節鉞將二萬兵乘大船禦之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時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字道言綜之子歷遷光祿勳入晉

為散騎常侍

吳郡孫皓叩頭歿罪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吳志

與舅何植書

皓母何太后植封宣城侯

皓將敗與舅何植書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

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竝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亾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竒謨飛筆以聞

又遺羣臣書

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
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
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
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
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
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
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
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
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

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
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並江表傳

太子登字子高權長子赤烏四年薨

與步騭書

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騭於是條列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上疏獎勸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
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
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

吳志

步騭

字子山臨淮淮陰人爲左護軍封臨湘侯領冀州牧都督西陵代陸遜爲丞相

上吳太子登疏

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旣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擧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任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

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

幸甚

吳志

書記洞詮卷第二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吳二

張紘

字子綱廣陵人為會稽東部都尉轉長史

與孔融論虞翻書

翻見後

翻性不協俗多見謗毀紘與融書

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充不足

以損

吳志○美寶一作美玉

臨終留牋

紘從征合肥還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權省書

流涕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

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吳志

張承 字仲嗣絃長子歷奮威將軍封都鄉侯

與呂岱書

岱拜偏將軍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廖式作亂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追拜交州牧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贊美之

昔且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與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

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吳志

周瑜

字公瑾廬江舒人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上孫權疏

劉備從瑜破曹兵于赤壁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以共拒操瑜疏與權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

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吳志

與孫權牋

瑜圖取蜀還江陵治裝卒於巴丘疾困與權牋薦魯肅以代已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歿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
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人之將歿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歿不朽矣江表傳

同前吳志○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
賤安得即稱至尊此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
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
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
足任乞以代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為奮武校尉轉橫江將軍

與蜀先主書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先主領荊州以從事守來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諸葛亮亦言之以為治中從事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取蜀為流矢所中死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蜀志

答孫權書

權圖取關羽肅答書後權與陸遜論肅云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也

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吳志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以赤壁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詐降曹操書

周瑜與操兵遇於赤壁時操等次江北瑜等
在南岸部將黃蓋曰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
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
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
書報操欺以欲降操特見行人人口勅曰蓋若
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蓋放諸船同時
放火操軍遂敗

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
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
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
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
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
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江表傳

劉子揚

遺魯肅書

肅南到居巢就周瑜瑜東渡因與同行留家
曲阿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肅然其計欲北
行會瑜已徙肅毋
到吳肅乃之吳

方今天下豪傑竝起吾子資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
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
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
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吳志○資
一作姿

諸葛瑾

字子瑜瑯琊陽都人歷拜大將
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封宛陵侯

與蜀先主牋

瑾從討關羽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先主東伐吳吳王請和瑾與先主牋

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不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吳志○裴松之云劉后以帝蜀為關

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臣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奮鬪之書所能迴駐哉

與陸遜書

權北征使遜與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書與遜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乃密與瑾立計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

赴城

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

吳志

陸遜

字伯言吳郡吳人歷鎮西將軍封婁侯代顧雍為丞相

與關羽書

遜為帳下右部督呂蒙薦之於權以遜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乃召遜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與羽書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

復所嫌竟
為遜襲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
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
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

又

羽為前將軍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
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
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
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盡雖未
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

上吳王疏

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時荊州士人新
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權竟納其言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
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
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
延頸思歸大化

又

蜀先主率眾攻吳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
界歷數十屯權命遜為大都督拒之遜上疏
遂大破
先主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
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
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
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
足為憾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
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假作答還式書

魏江夏太守還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與北
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假作答式書以書

置界上式惶懼自送妻子還洛
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
以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

裴松之曰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還式得罪代者亦
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
為小詐哉以斯
為美又所不取

與全琮書

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
歷右大司馬左軍師

權子霸封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太子和無殊
先是二官並關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
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
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
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
果附魯王圖危太子遜與琮書琮不納更以
致隙其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因誅寄等○
按子弟苟有才數語尺牘依通鑑與琮書

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並志

陸瑁字子璋遜弟拜議郎選曹尚書

與暨豔書豔字子休吳郡人為選曹郎至尚書坐罪自殺

瑁以州郡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之書豔不能行卒以致敗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賢汝頹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近有益

於大道也吳志

陸景字士仁遜孫騎都尉領父抗兵拜偏將軍晉攻吳為王濬亂軍所殺

答從兄安成王書安成王疑有誤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未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

淚灑投筆無宣

與兄書

景兄晏嗣父抗爵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罽懷懷此戀恨何時
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為思結纏在心膂於
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
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輕塗輾軻既
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
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

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一作暫面並藝文類聚

書

獲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耀眼

北堂書鈔

虞翻

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為騎都尉數直諫忤權徙交州

與客書

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

宜乎

吳書

與人書

丁固字子賤山陰人始平長覽子初名密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苦與同寒溫翻與

言言派說 卷三十四
固同僚書稱之
固歷位司徒

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
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又

徐陵字元大太末人歷三縣長所在稱著遷
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云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並會稽
典錄

與所親書

翻以狂直流徙惟諸葛瑾
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係分惡積罪深
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吳志

與士仁書仁字君義
廣陽人

蜀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
翻至城門仁不肯見乃為書與仁流涕而降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
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
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
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歿戰則毀宗滅祀
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
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
失義竊為將軍不得安幸熟思焉吳書

與弟書

長子容當為求婦其夫如此誰肯嫁之者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嚚虞世家法及出癡子翻十一子汎字世洪散騎常侍忠字世方衛將軍聳見晉昺字子文濟陰太守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為求婦不知所向君為訪之勿怪老痴譽此兒也

又

有兒無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兩弟有似人也去日南遠恐如甘蔗近梢則薄並太平御覽

呂蒙

字子明汝南富陂人為虎威將軍以討關羽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命未下而病卒

上吳王疏

關羽為襄陽太守董督荊州事蒙屯陸口與羽接壤外修恩厚羽討樊留兵備公安南郡蒙疏稱病還羽果撤兵蒙進襲公安降士仁至南郡太守糜芳亦降羽走麥城為所禽害

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也吳志

駱統

字公緒會稽烏傷人歷偏將軍濡須督

上吳王疏

統出爲建中郎將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

歿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歿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歿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

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
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
守非朞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
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
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
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
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
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賢其未
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

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
臣統之大願足以歿而不朽矣 吳志

周魴

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在鄱陽郡
十三年以破曹休加裨將軍

賈曹休牋

魴爲鄱陽太守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
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
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
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休果信
魴徑來入皖魴合衆隨
陸遜橫截休斬獲萬計

魴以千載徽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
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
見明狐歿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

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一

魴遠在邊隅江沱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歿之咎雖志行

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秘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

其二

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旣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

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二千所

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守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

其三

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

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亾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四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嚮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

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鮐得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其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鮐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五

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漸使卽時破

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
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
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
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舉靖等同禍前彭綺時逢
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竝思立效若留一月
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
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其六

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
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
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

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
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
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
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恠

其七 ○ 吳志

謝承

字偉平會稽山陰人孫權謝夫人弟拜五官郎中歷武陵太守○尺牘載入魏人誤

與步騭

所在近北無他異物裁奉織成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與步子山書

但日講攻戰進取之方教進退疾徐之節耳易詩禮

樂春秋不復開篋

並北堂書鈔○講御覽作示

潘濬

字承明武陵漢壽人為蜀荆州治中人吳歷少府遷太常

責子翦疏

魏使青州人隱蕃偽歸吳授廷尉監以口辨為豪傑所善濬子翦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翦當時人咸恠濬而蕃圖叛誅夷眾乃歸服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吳書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歷太傅加荆揚州牧為孫峻構殺

與丞相陸遜書

恪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屯柴桑與丞相遜書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指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咲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中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嘑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

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私行皆宜濶
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
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
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
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
讐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
如禮則人不伏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
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
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
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

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
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
全行之士也吳志○小小私行一作

諫齊王奮戕

奮字子揚權子初居武

權戕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豫
章奮不從又數越法度恪戕諫奮懼遂徙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
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
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
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
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兗

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念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刑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

言言清言 卷三十四
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
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
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警懼
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亾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
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
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
知言至願蒙三思 吳志

與弟公安督融書

融字叔長瑾次子襲爵爲奮威將軍恪誅見叔飲藥死

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與侍中孫峻等屬以後事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

之乃發喪與弟融書

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
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竝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
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下因踐尊號哀喜交并
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
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効恐損先
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
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傳之位艱
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唇齒近漢之世燕益交邁有
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

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
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
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
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
但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
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吳志○陳壽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窮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

薛綜

字敬文沛郡竹邑人為選曹尚書歷太子少傅

移諸葛恪書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屢自求乞為官出
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為難父瑾
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拜撫越
將軍領丹陽太守恪到府移書四部屬城長
吏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分內諸將羅兵幽阻
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
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
民飢窮漸出降首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
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
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書拜威北將軍封都
鄉侯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
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
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滌山藪獻馘十萬野無遺寇
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藜根莠化為善草

臆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吳志

聶友

字文悌豫章人丹陽太守

諫諸葛恪書

恪以東興之役新破魏兵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著論論衆莫敢復難友素與恪善諫以書恪題論後爲書答之於是進圍魏新城攻守連月士卒傷病衆庶失望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

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

諸葛恪答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

悟矣

並吳志

與滕胤書

胤字承嗣北海劇人爲丹陽太守遷衛將軍爲孫琳所殺

諸葛恪攻魏不克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胤及恪誅後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

吳志

張約 並散騎常侍 朱恩

與諸葛恪書

孫峻構恪欲為變與吳主亮謀置酒請恪陰欲除之恪將入約恩密書與恪恪省書而去逢滕胤胤不知峻陰計勸洛復進遇害恩等夷三族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 吳志

朱績 字公緒然之子後復姓施仕終左大司馬

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

績襲父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融書約

追之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恪大將軍貴重故得不廢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 吳志

羊銜 南陽人為太子登賓客歷桂陽太守

與滕胤書

高涼賊率仍弩等殘害吏民南海太守鍾離牧越界討平之又揭陽賊曾夏等眾數千人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始興太守羊銜與太常滕胤書稱之○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仕歷前將軍領武陵太守

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
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
會稽典錄

孫綝

字子通孫堅弟靜之曾孫歷遷大將軍為丞相後懷怨悔上見誅

奉瑯琊王休書

初吳主亮欲誅綝事洩為綝所廢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瑯琊王休遣宗正楷奉書於休

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
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
於宮內取兵子第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
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
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

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
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
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
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
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
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日二十七日擒
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

側

吳志

韋昭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歷侍中領左國史吳志避晉文王諱改名曜

獄中上吏

曜積忤孫皓收付獄因獄吏上辭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恠其書之垢竟誅曜

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
寵自陷極罪合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
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
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
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
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
作釋名姓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
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
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

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
不上聞謹以先歿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
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吳志

邵疇 字溫伯 會稽人

臨亡置辭

吳主皓時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
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
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疇為誕功曹誕被收
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
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
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
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吏收疇喪得
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

疇生長邊陲不閒教道得以門資側身本郡踰越儕

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
干國亂紀疇以噂喏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
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
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意
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
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歿歸臯有司惟乞天鑒特壅清

察會稽邵氏家傳
○意一作心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
都人官至侍中

與友人論草書此亦未
必為書

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南能書爾
恨通並恨峭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蕤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
得滑密不粘汚者墨又須多膠緝黝者如逸豫之餘
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吳錄○蕤柔皮也
而充切亦收儒韻

醴梅帖

歸想必醉令醴梅羹毛以相待太平御覽○書跋云
令作醴魚梅羹相待

尺書

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廣川
書跋

閔鴻廣陵人
仕尚書

與劉子雅書劉頌字子
雅見晉

若能控奔驥以接駑乘則力追者萬群傾脩翅以顧

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太平御覽○晉薛兼傳云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

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孫歆

與伍延書

杜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沉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

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吾粲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與譚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賢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按此為教尺牘亦載

孫氏

孫仲奇妹

臨終授書

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

譽如香

太平御覽

謝士衡與吳二弟

梅士駿閱吳二卷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四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西晉

宣帝司馬懿 字仲達河內溫人仕魏封舞陽侯歷拜太傅及武帝篡魏追尊高祖宣皇帝

諭孟達書

初蜀將孟達降魏領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與太守申儀有隙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漏泄其謀達聞將舉兵反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懿潛軍討誅之

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陽國志作洩露

與諸葛亮論黃權書

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降魏封育陽侯遷車騎將軍

先主伐吳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敗績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降于魏懿深器之問權曰蜀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懿與亮書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蜀志

復弟孚書

諸葛亮率眾攻魏屯五丈原懿時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閉營不出亮遺以巾幘婦人之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

晉書

報夏侯玄書

玄少知名累遷散騎中護軍懿為太傅問時事玄議以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諸事懿報玄玄又與懿書

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

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

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

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

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
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
耳

夏侯玄報司馬懿書

玄字太初惇弟子歷太常以謀誅司馬師被害

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
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
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
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
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
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

喻焉

並魏志

阿史帖

之白阿史病轉差未皆外曹尚書云得書法

淳化帖

景帝司馬師

字子元懿長子撫軍大將軍嗣父輔政追尊景皇帝

與許允書

允字士宗高陽人

允初與李豐夏侯玄親善豐等以謀討師伏誅徙允爲鎮北將軍與允書允甚悅未發以放散官物徙樂浪道死○魏氏春秋云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阮氏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云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楚

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

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

魏略

晉書景帝紀司馬師既廢齊王立高資鄉公將大會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眾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顯顯式仰

又上書訓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子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顯項受學於綠鬪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按此二篇皆上天子後一篇明言上書尺牘亦載非

文帝司馬昭

字子上師弟歷大將軍侍中輔政封晉公加九錫進爵為王追尊文皇帝

與王基書

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兵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救誕於安城基又被詔轉據北山基謂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書奏報聽師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南二十六軍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魏志

與鍾會書

會既破蜀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而會獨統大

衆威震西土將謀反會得師書輒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遂舉兵反

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並魏志

與山濤書濤見後

濤魏末遷尚書吏部郎師與濤書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

絲百劬穀二百斛王隱晉書○在一作蒞

與鄭袤書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魏光祿大夫入晉終司空

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袤子默師

與袤書默字思元歷光祿勳

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晉書

與吳主孫皓書

昭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皓遣使報書時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皓昭用荀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或與符邵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

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

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

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

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
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
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後
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
天時之宜就旣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
以臨吳境舟師汎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
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
會未及浹辰可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
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懼其害戰於
絲竹者自元帥以下竝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

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
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
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係祚
去危卽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
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
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
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
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
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漢晉春秋

平御覽載荀勗爲文王與孫皓書餉雜
色綾十端又餉穀三端又餉細縑十疋

孫皓答司馬昭書

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允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吳志○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又

韜神光 福德久勞於外 干寶晉紀見選注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 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歷遷衛將軍司馬

馮翊太守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歷位司徒

苞魏時破諸葛誕壽春平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撫淮南文帝為相國

輔政遣符劭孫郁使吳楚方叅鎮東軍事苞令楚作書遺皓劭等至吳不敢為通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

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
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
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
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
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
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
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兇折首然
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
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

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
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
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
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
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廟勝之
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人欽明委以萬
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
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
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
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徒號滅虞亾此皆前鑒之驗後
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
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裴回
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大姝
不知物有興亾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
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
復翰蜚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脩造舟楫簡
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
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

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
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
亾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
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
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
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
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馳
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
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

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

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

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

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文選○由興

事勢作事要陷作罹固知作故知天下作帝者公孫

淵作昔公孫氏盤桓作游盤交疇作交酬言乎作言

于足用作之力陵轢作輶轢一震作暨鳴然後作於

是遠迹作遠近咸安作大安民庶作衆庶遂隆作以

降先主作先祖荆州作荆楚播潛作潛播丘陵作山

陵迄于作迄茲二邦作兩邦江介作江由而姜維作

則姜維五千作六千後事之師作後事之表內向作

內附毛羽作羽毛却指二句作却指山河自以為疆

虎臣武將作武臣猛將修造作興造盛作殷盛之謂

作之師主上作主相電邁作電發審識作審勢往告

作往昔永為二句永為魏藩豐功顯報若侮慢不式

作若猶侮慢未順風從作從風雍益作雍梁爭馳作

爭驅虎步作武步六師作六戎流星作星流游龍作

龍游屠覆作淪覆良以作良助治膏肓二句作療膏

肓之疾決狐疑之慮必作亦如其二句作如其猶

豫迷而不反因作死也作矣○晉書無伐樹四句

武帝

名炎字安世文帝長子魏中撫軍嗣晉王篡魏國號晉都洛陽在位二十六年廟曰世祖

詔山濤

濤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乞辭職詔答之疏數十上久乃見聽

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

當割情以隆在公

詔山濤

濤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辭以老疾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褻所奏濤表謝帝手詔曰

白褻奏君甚安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

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手詔戒山濤

濤再居選職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故帝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尋以衰疾上疏告退又詔答之

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

詔山濤

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

又詔

太康初濤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以老疾固辭手詔不許及拜司徒復固讓詔答

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又詔

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又詔

濤又表讓詔答之

君翼贊朝政保又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揖

損邪已勅斷章表

白孔六帖載與山濤書云兼致魚醬一斗

詔王濬

濬字士治弘農湖人歷撫軍軍大將軍特進散騎常侍

濬為龍驤將軍率梁益諸軍東下攻吳至西陵累有剋獲帝詔濬進平東將軍

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

詔讓王濬

濬與王渾等伐吳初有詔濬至秣陵受渾節度濬既至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誣罪狀之有司按濬以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濬上表自理吳平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

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

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

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

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詔報傅玄

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仕晉歷遷御史中丞

武帝初即位玄為散騎常侍上疏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以懲不恪帝詔報使玄草詔進之

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詔傅玄

帝廣納直言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請無廢職曠官且宜尊儒尚學貴

農賤商帝
下詔答之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常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度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

近者孔鼂綦毋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詔傳玄

泰始四年玄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疏上便宜五事詔答之

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手詔報侍中華嶠

嶠見後

太康末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冲靜和氣嗇養精神帝手

之 詔報

輒自消息無所為慮赤牘載作王廙答問疾未知何據

詔報尚書左僕射劉毅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歷尚書左僕射

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表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之

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

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

詔劉頌頌字子雅廣陵人歷光祿大夫

頌除淮南相在郡上疏陳列事宜詔報之

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

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中詔尚書令衛瓘瓘見後

山濤為吏部尚書累表請退不許瓘參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誼可免濤官中詔曰瓘

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

邪並晉書

詔張華華見後

華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摺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恠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賜鱗角筆以鱗角為筆管此遠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畝此南越所獻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恠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

王子年拾遺記

報文立

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仕蜀至尚書歷晉散騎常侍

武帝立太子以立為中庶子立上疏辭帝報之

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

詔文立

立為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疏辭不許武帝詔之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

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

並華陽國志

詔報裴秀友人

裴秀歷位司空泰始七年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封以上聞武帝詔報之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詔有司論華廙

華廙字長駿觀陽伯表之子為南中郎將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忤旨初南令袁毅以貨賂致罪獄辭謬言送三奴與廙廙與毅並盧氏婿也中書監荀勗先為子求廙女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表毅事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遂指毅當之於喪中免廙官削爵士大鴻臚請免為庶人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此為刑罰再加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封武帝詔荅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廙棲遲家巷垂十載太康初乃得襲封

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

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

詔答齊王攸等

庾純初為中書令與侍中任愷以尚書令賈克姦佞共疾之舉克西鎮關中及純為河南尹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純之先有伍伯充之先有市魁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行酒責純以父老不歸供養純問充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表自劾免官齊王攸司徒掾劉斌等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純不求供養於禮未違復以純為國子祭酒

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

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

詔太宰安平王孚等

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仕魏太傅晉受禪封安平王進

宰

文帝崩武帝以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孚等奏請易服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答之孚等重奏又詔云云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

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

又詔

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詔有司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請既虞除服詔不許又重奏詔答又固請詔再答之

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
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又詔

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
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廼所以重傷至心非見
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

喪闕然乎

並晉書

魏舒傳舒子澗年二十七先舒卒武帝詔曰舒惟
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
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
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
觀望或足散憂也尺牘裁後段為
詔魏舒按此乃詔所司給舒者耳

省啓帖

省啓知既下須防具具揚州寒到有者比尚擬之動

靜更啓也數遣信還

淳化帖○黃伯思法帖刊誤云
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案

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
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
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
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詰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
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
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
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
饋物為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
耳

惠帝

名衷字正度武帝太子
在位十七年中毒薨

詔劉弘

弘見後

弘為荊州刺史都督討張昌昌并軍圍宛敗
前將軍趙驤軍弘退屯梁弘所遣大都護陶
侃等累戰破昌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
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
弘弘斬奕表奏詔答弘弘
復遣討昌斬之悉降其衆

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
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
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
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

詔傳咸

咸見後

咸為司隸校尉上表自陳因言故光祿大夫
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亦由所奏
見從咸風得
伸也詔答之

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

並晉書

懷帝

平陽見弒

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封豫章郡王
立為皇太弟惠帝崩嗣位五年為劉聰執歸

詔劉寔

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
歷太保轉太傅終太尉

懷帝即位寔授太尉自陳年老固辭不
許左丞劉坦上言宜聽寔所守詔曰

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
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
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于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
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
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

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

詔苟晞

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歷大將軍都督為石勒所害

晞初為北軍中候行兖州刺史東海王越為太傅輔政命晞破汲桑定鄴立諸戰功越以司馬潘滔等謀遷晞領青州刺史已滔等又共誣陷晞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詔晞

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

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又手詔晞

帝既詔晞討越晞復移諸征鎮州郡帝復詔晞越出牧豫州以討晞會越薨

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並晉書

愍帝

名鄴字彥旗武帝孫吳王晏之子繼伯父封秦王懷帝被執為皇太子入長安即帝位四

年劉曜陷長安出
降見弒而西晉亡

詔瑯琊王睿南陽王保睿即元帝 保字景度 襲父封歷位相國愍帝

晉王 自稱

愍帝即位以睿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詔

二王又 詔瑯琊

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冲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為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

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為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武旅通鑑作之師赴同大限作同赴大期山東古丞帥當人轉

又詔瑯琊王睿

朕以冲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寃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

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肯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勗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督一作尉

詔張寔寔見後

劉曜逼長安寔襲父涼州刺史遣將軍王該率眾入援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將

降曜下詔于寔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

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眾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

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
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瑯琊王宗
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
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瑯琊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
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
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書

並晉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六

江東今梅鼎祚纂輯

晉 二東晉

元帝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襲爵永嘉初移鎮建鄴加鎮東大將軍左丞相進位晉王愍帝崩問至即於建鄴稱帝在位六年廟曰中宗是為東晉

遺賀循書

循見後

元帝為安東將軍上循為吳國內史及遷鎮東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帝遺之書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
宇宙清泰曩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

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
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
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
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
受任方鎮殮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
策柴萁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
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
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
筭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亾邦
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

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
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
屈臨以副傾遲 晉書

答杜夷書

夷字行齊廬江
瀟人國子祭酒

王敦為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
元帝常欲省夷夷深讓謂萬乘之主不宜往
庶人之家帝答書
以為儒林祭酒

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

故欲相省寧論常敬

王隱晉書○虛遲唐御製晉
書作虛心常敬作常儀也

令報劉琨

琨見後

琨為并州刺史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是
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温

書言派語 卷三十六
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
百八十八人連名上表令報之

豺狼肆毒存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
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聖主掃蕩讐耻豈可猥當
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
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
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
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晉書

同前 藝文類聚

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
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王位尋

覽所陳弘旨優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
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勲周宣中興由申邵之佐二
公鎮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拯難實憑遠略夷難雪
耻於是乎在

令答尚書令刁協

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歷尚書令王敦亂出奔江乘見殺

瑯琊王煥字耀祖元帝子出繼帝弟長樂亭侯
渾後封顯義亭侯協奏昔臨淄侯以邢顛為家臣
劉楨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令曰

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蘇者今晚生
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亾弟當應
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

書已同全 卷三十六 三

賢才以受無用乎

又詔刁協

帝以蔡豹為徐州刺史時太山太守徐龕叛歸石勒詔征虜將軍羊鑒等與豹共討之豹欲進軍鑒等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協奏以時方盛暑宜頓兵所在至秋乃進詔協豹戰敗收而誅之

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

詔周顥

顥字伯仁浚之子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為王敦所害明帝為太子顥以吏部尚書更拜太子少傅疏辭以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元帝詔答

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

詔張闔

闔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曾孫歷廷尉拜金紫光祿大夫元帝踐阼闔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闔遵而行之

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厲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

答右將軍王導等

導見後

元帝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
丞相司直劉隗奏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劉
胤李匡等於是右將軍
王導等上疏解職帝答

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
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並晉書

安軍帖

安軍未報平和之如何深可為事也

徵冷帖

八月九日睿頓首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徵冷恒何如
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馬睿頓首淳化

帖○米
云偽

明帝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
在位三年廟曰肅祖

啓元帝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

元帝答太子

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耳得啓知汝孝愛
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

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

元帝又答

去垢甚佳身不極勞也並古文苑○楊用修六書索
隱云馮音劇倦也司馬相如

賦邀倦受欲字一作豫國語余病豫矣方言作像又
作僦晉人帖中但用極世說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
之疲睡晉明帝問沐啓曰沐伏久勞極晉元帝答問
沐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神農本草勞極酒酒晉人
呼欲曰極未可
以為俗字也

詔答王導

導表乞得除中書監專一所司
竭誠保傳惟力是視帝詔答

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

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願足下處之勿疑檀道鸞
晉陽秋

與王敦書

敦見
敦擅勢權重於帝及將篡諷帝徵已乃為書
其恭憚敦若此○晉書元帝崩太寧元年敦
諷朝廷徵已明
帝乃手詔徵之

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
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勲遐邇
歸懷任社稷之託居揔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
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
宜入輔朝政得旦夕訓諮朝士亦僉以為然以公高
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
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
近期以副翹企之懷後魏
書

與大將軍溫嶠書

嶠見
後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元帝姨弟也歷仕
散騎常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逆帝遣廙

諭敦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病卒
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與嶠書

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竝盛年雋才不遂
其志痛切于心虞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
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
何

晉書

手詔溫嶠

嶠字太真肅祖數以
為中書令手詔之

卿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

機密今以卿為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為宜也

晉中
興書

手詔答丹陽尹溫嶠

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頗經變亂宜得望實
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彝上疏深自擣挹
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
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内史蘇峻反其將韓晃
攻宣城彝
力戰歿之

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

詔答杜夷

夷為國子祭酒自
表請退帝詔答之

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
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

並晉
書

詔答諸葛恢

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魏司空
誕之孫歷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太平御覽

又詔答恢恢表云詔云行當別離以為悵罔分致觀耗一劍一琉璃椀一寶達心領

錄之天恩望極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觀耗一以達心也諸葛恢集○太

平御覽又載云今致琉璃椀一枚今致琉璃椀一枚

詔太宰西陽王羨司徒王導等羨字延年汝南王亮第三子坐

弟降弋陽縣王以黨蘇峻賜死

太寧三年詔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

吾饑於滄直言渴於引亮正想諸君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閣庶不距逆耳之

談稷契之任諸君居之矣望共勛之晉陽秋○諸君晉書作羣賢

墓次帖

伏想墓次安隱守視文武平安淳化帖○隱穩古通佛經多然

成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初立年五歲庚太后稱制在位十七年廟曰顯宗

詔答庾亮亮見後

亮為帝母庾太后兄任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時歷陽太守蘇峻多納命專用威刑亮知必為禍亂徵峻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皆不納及峻反亮戰累敗乃與溫

嶠推陶侃為盟主共討峻事平亮上疏謝罪乞骸骨帝詔答之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

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求外補假節豫州刺史宣城內史

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

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
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
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
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
謂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致敗喪有司宜明
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
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
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
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
下大弊歿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

甚晉書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

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弟在位二年廟號無稱

詔山遐

遐字彥林簡之子為東陽太守政嚴猛康帝詔遐遐處之自若

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
莫能自固邪晉書

女郎帖

陸女郎問諄如此可籌量之淳化帖

穆帝名聃字彭子康帝子立年三歲褚太后稱制在位十七年廟曰孝宗

詔王洽洽見後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為吳郡內史遷領軍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詔之不受

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

洽令拜晉書○晉陽秋載詔云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嘗執手意甚親之今以中書令欲

共講文章之事待之以不臣之義豈便任國之大事耶宜催令拜

哀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初為會稽王以幼未立穆帝崩迎即帝位四年廟號無稱

詔答桓温温見後

温北伐姚襄大破之襄奔平陽温徙屯金墉繕復諸陵隆和初上疏欲還都洛陽帝詔答

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允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晉書

詔答孔嚴嚴見後

嚴補揚州大中正時東海王奕信用羣下上疏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嚴表諫宜寢哀帝詔○晉書嚴為大中正不就以疾領尚書有此諫

奕為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卹之宜耶省所啓敬納

忠規晉中興書

中書帖

不歿罪歿罪承中書郎君疾患比委察情以灼怛伏

念垂心憂勞想得治力漸佳不歿罪歿罪溥化帖

簡文帝

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桓溫廢海西公立帝在位二年廟曰太宗

答殷浩書

浩見後

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繼卒帝時為會稽王始綜萬機褚裒哀荐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并致牋帝答之浩類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

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

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

羣情也

晉書○理盡通鑑作理極弘思之作足下宜深思之

答桓溫

武陵王晞拜太宰時簡文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及簡文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溫表請除之簡文手答其表溫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之溫手戰汗流乃止

所不忍言况過於言

又答

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

賢路

並世說○晉書作公便宜
奉行前詔如下有其字

與桓温書

温爲大司馬還鎮
姑孰帝疾與温書

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
今者愀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
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
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
後魏書○
晉書手詔
云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
續晉陽秋不謂疾患自爲一詔入作下

慶賜帖

昱白所示慶賜事具具此莫大之禮天下大慶得率

由舊章慰答民望甚爲盡善但奢則不適於時儉則

陋而不典正當斟酌其宜令得會中耳

淳化帖○其
具施作乙乙

孝武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初封會稽王
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人所弒廟曰烈宗

手詔答桓冲

冲見
後

冲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
鎮姑孰苻堅寇梁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
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
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上表帝手詔

答

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
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筭重復忠國之誠
形于義肯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

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亾之期勢何得久
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筭想與
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

詔殷仲堪

仲堪見後

帝以會稽王道子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授仲堪振威將軍荊州刺史鎮江陵將之任帝詔之其恩狎如此

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

並晉書

譙王帖

比得譙王書有欲仙語吾答之如別卿前云宜卿譙

王叅之於衆云公書卿私書君輒從衆以吾觀之寧

當許也想所謂爾

淳化帖

安帝

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立七年桓玄篡位廢爲平固王玄誅復位爲劉裕所弑

詔殷仲堪

初王恭舉兵討王國寶會稽王道子殺國寶以悅于恭恭復欲討江州刺史王愉譙王尚之等仲堪與桓玄楊佺期率衆東下應之恭敗道子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而黜仲堪爲廣州仲堪與佺期以子弟爲質遂於尋陽結盟推玄爲盟主並不受詔申理恭在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並奉詔各旋所鎮

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
忘用乃班師廻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

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
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

詔孔安國

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歷左僕射特進

安國儒素清正嘗為東海王師詔曰

卿導達津梁依仁游藝

元經薛氏傳

康獻褚皇后

名蒜子河南陽翟人康帝之后穆帝即位尊為皇太后簡文帝尊為崇德

太后前後稱制在位凡四十年

詔答領司徒蔡謨等

謨見後

穆帝幼冲未親國政謨等奏請太后臨朝攝政太后詔答之

帝幼冲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

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
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
墨報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
以不距羣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
敬從所奏

手詔羣公

穆帝既冠太后歸政居崇德宮手詔羣公

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頽丁極艱
御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
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湖

言源記 卷三十六 十四
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
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亾人永歸別
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

答桓温

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制温廢海西公
太后方在佛屋燒香視奏數行便索筆答之

未亾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

詔答羣臣

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
帝幼冲桓温又薨羣臣啓太后曰王室多故
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
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
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
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

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
有莘熙殷姪姒隆周末足以喻是以五謀克
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
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
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
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答之於是太后復
臨朝孝武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
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
舊典於是復
稱崇德太后

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
竝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
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
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並晉書

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

遺妃書

妃王衍小女名惠風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不屈死

賈后將廢太子許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

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以紙筆及

成既而補成之后呈惠帝帝幸式乾殿以太

子書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

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申救太子后懼事

變乃表免為庶人送于金墉城考竟其母謝

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妃王氏父衍表請離

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明年復以太子為逆幽

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使黃門孫慮殺之

鄙雖煩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亾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

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

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

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

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

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

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

吐不快使住空室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

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

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

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

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嘗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
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
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
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
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
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
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
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
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
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

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眾人見明也

賈后母郭槐充

之妻封宜城君 彭字道文太子長子

潘岳詐愍懷太子書

岳字安仁滎陽中平人趙王倫輔政為中書令

孫秀譖以謀亂族誅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

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尅期而兩發勿疑猶

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

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

天下要疏如律令

並晉書

齊王攸

字大猷文帝次子仕魏衛將軍武帝踐阼封齊王出都督青州

與山濤書

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
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藝文類聚

洗馬今之清選前後選文書才義也

又與濤書舍人今之清選也

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缺

闕

又

太子舍人夏侯湛秉心居正理識明徹應可郎也

並

堂書鈔

秋風帖

攸惶恐頓首頓首望近未得諮承以為委積比已秋

風不審尊體何如冀行得稟受頓首頓首

淳化帖比已一作

比日受下無頓字

齊王攸傳詔藩王自選國內長吏齊國相上長吏
缺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

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
攸嘗歎公府不按吏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

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
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

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
躡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

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
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皆如舊規庶以

免負按此令與
教也尺牘亦載五

長沙王又

字士度武帝第六子

致成都王穎書

初河間王顥將誅齊王冏又時在洛為驃騎將軍以又為內主又攻冏殺之穎鎮鄴懸執朝政憚又在內遂與顥同伐京師詔又為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致書於穎穎復書又大破穎軍東海王越潛收又送金墉城顥將張方稱詔殺之顥表穎立為皇太弟

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
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眾還復
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
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

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王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
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
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
投溝澗蕩平山谷歿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
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
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
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
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顥時為太尉

成都王穎

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拜丞相東海王越收捕穎渡河被執為范陽王虓長史

劉輿所殺

復長沙王又書

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
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
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悴肝爛羊玄
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
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罔等收級遠
送如何迷惑自為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
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
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
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

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
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
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

晉書○右將軍皇甫商掌禁兵

東海王越

字元超高密王泰次子泰宣帝弟歷司徒自領揚州牧討石勒屯項薨勒追焚

其

勅世子毗

毗為撫軍將軍越攻石勒沒于賊

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後歷元帝鎮東從事中郎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
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

汝其師之何法盛晉中興書○世說注或曰王趙鄧
道趙穆也表宏名士傳直云王
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與阮瞻等書

瞻字千里陳留尉氏人越鎮許昌以瞻為記
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
等書○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歷太子洗馬東海王
越參軍越欽其為人轉世
其子文學終尚書右僕射

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
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
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
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

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晉書

與趙穆等書

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
尚書郎轉太傅參軍越與穆及承等書

禮八歲出就外傳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
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
不如式瞻軌儀諷誦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
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

旋燕誨也

趙吳郡
行狀

與江統書

統見
後

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
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

北程收為方正
時以為知人

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
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致陳敏書

敏字令通廬江人自為
大司馬楚公兵敗見殺

敏初為合肥度支遷廣陵運漕以濟中州又
破張昌將石冰等於壽春以功為廣陵相時
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父憂去職
越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
都督致之書時越討豫州
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
率義徒以寡敵眾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
身挺立雄略縱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

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嶮三十餘戰師
徒無虧勅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
功力哉今羯賊屯結游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
始雖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
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
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遠巡鑿輿未及引領東
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玉輅有旋將軍率將所
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

並晉書

譙王承

字敬才嗣父遜

○李登聲類承古文拯字
晉書作承字敬才於承近

答安南將軍甘卓書

卓字季思丹楊人
歷鎮南大將軍

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勸明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以丞監湘州軍事湘州刺史敦既叛遣將攻丞人情震恐卓時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與丞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丞答書卓軍次膺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城沒丞被執於道中害之卓亦為襄陽陽太守所襲害

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前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奮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法下且之機

據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

晉書

會稽王道子

字道子簡文帝子位侍中太傅為桓玄所害

啓孝武帝

孝武帝母李氏本微賤為簡文宮人孝武即位尊為淑妃歷進夫人加為皇太妃道子啓帝尊為皇太后及安帝尊為太皇太后

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
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
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
案舊典晉書

啓孝武帝納太子妃

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啓太元二十一年納
爲皇太子妃安帝卽位立爲后后各神愛

皇太子繫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
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
允備加世載簡正慶深積善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

中饋

東宮
舊事

與王彪之書

拜時之婦禮經不載東漢魏晉咸
有此事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

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
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

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
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
此之闕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

王彪之答會稽王道子

彪之
見後

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旣已拜時猶復不
同者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
爲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
量之

答范尚書 范汪

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琅邪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牋為申其意王答

既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此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為備禮慙一致身交拜而已即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

王彪之與會稽王牋

王濛女有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絕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邪以此為聖人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留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 並杜氏通典

異暑帖

異暑復何如向見廡云卿小苦瘧不乃以為患治之不遣不悉司馬道子白 淳化帖

不盡不悉何無道子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異響何何何何何何

卷之二